

黃苗子

姑妄言之

苗老之文聊矣

首
由
老
又
即
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姑妄言之 / 黄苗子著.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12

(苗老汉聊天)

ISBN 978-7-108-03818-0

I. ①姑… II. ①黄… III. ①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9465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黄大刚

封面设计 罗 洪 崔建华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1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0.5

字 数 168千字

印 数 0,001—10,000册

定 价 26.00元



1 “苗老汉聊天”总序	24 危机
4 要嘴皮	26 鸠呼风雨雀呼晴
6 裸	28 顺口溜
8 打屁股	30 礼
10 不准下蛋	32 礼的风尚
12 神行太保的实现	34 招生启事
14 资源	36 中国制造
16 脑的失控	38 穷（一）
18 现代生活	40 穷（二）
20 赶鸭游	42 三边四宝
22 厕	44 善恶
	46 施与受

48	悲剧	88	化学战争
50	遗产	90	人日
52	孙子	92	带枪的人
54	父母·兄弟	94	祥和与戾气
56	朋友	96	白发(一)
58	家思	98	白发(二)
60	归思	100	老
62	移民	102	老人
64	读书无用	104	老人心态
66	阉割	106	求寿
68	批陶	108	鲁迅的话
70	鲍老	110	生死
72	生活琐事	112	说死
74	执拗	114	养生
76	说话的故事	116	人·自然
78	实话实说	118	无事此静坐
80	吹牛	120	饥来吃饭
82	斯大林格勒	122	静
84	侵略无罪?	124	瞎子的故事
86	侮辱的毒恶	126	世味



128 孔、老	168 “盐”王爷
130 一土丘	170 尔俸尔禄
132 投机	172 贪官
134 希迁三问	174 说礼
136 拜神	176 礼（一）
138 说神	178 礼（二）
140 宗教	180 荻虎歌
142 众生苦	182 贪污
144 左和右	184 风习
146 蝴蝶梦	186 午睡
148 政权	188 新人士
150 不必关心政治	190 埋单
152 大小人物的小德	192 语言之变
154 知不知	194 世风
156 含糊诗	197 新添冰激凌
158 奸臣可做	199 随俗与问禁
160 改诗	201 恋母情结
162 噼咤联想	203 护生
164 闲暇权	205 宠物（一）
166 车	207 宠物（二）

- | | | | |
|------------|----------------|------------|----------------|
| 209 | 猫 | 251 | 识字 |
| 212 | 恐惧 | 253 | 小学作文 |
| 214 | 鼠嫁 | 255 | 鲁迅先生 |
| 216 | 审牛 | 257 | 中医 |
| 218 | 车厢幻想曲 | 259 | 妇女 |
| 220 | 雨中 | 261 | 平等 |
| 222 | 夜雨 | 263 | 爱与死 |
| 224 | 天降之灾 | 265 | 稀粥的悲剧 |
| 226 | 杏花春雨 | 267 | 情狡猾 |
| 228 | 夏天浮想 | 269 | 亚当与夏娃 |
| 230 | 香港之热 | 271 | “三陪娼” |
| 232 | 夏夜 | 273 | 非礼 |
| 234 | 秋 | 275 | 风流韵事 |
| 236 | 雪 | 277 | 戒烟 |
| 239 | 矛盾 | 279 | 法律的空隙 |
| 241 | 旧的好 | 281 | 没有结尾的故事 |
| 243 | 读错字 | 283 | 可怕的鬼 |
| 245 | 翰林 | 285 | 鬼可怕吗? |
| 247 | 错答卷·错别字 | 287 | 鬼王 |
| 249 | 太行山 | 289 | 说鬼 |



291 谈鬼	309 说“笑”
293 鬼故事（一）	311 忍
295 鬼故事（二）	313 牛油
297 虚荒的牛鬼	315 猴帮
299 无肉	317 牛的传人
301 过屠门而思大嚼	319 杀、杀、杀
303 数字吉凶	321 手痕
305 三十六计	323 第三个王蒙
307 俄国笑话	325 文·學·教

“苗老汉聊天” 总序

苗老汉糊里糊涂地吃了九十多岁的饭，却没有做过什么有益于人的营生，清夜扪心，总不免有愧对苍天之感。

从前听说过明末“杀人百万”的大强盗、窃据四川的“大西国王”张献忠，曾留下一座《七杀碑》，碑文是：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

这虽然是强盗口里吐的真言，你也不能不心惊胆战地想一想自己有无“一德报天”？该不该“咔嚓一刀”以顺天意？

别人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缺的就是这一“德”。

我不会种地，不会砌砖当民工，不会扛枪上阵，不会奥运夺标或“神六”上天给国家民族立功，只是个庸庸碌碌糟老头，更不会安邦治国平天下！

聂绀弩有名句曰：“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始知。”老汉有同感焉！

惶恐之余，就想到活了这一辈子，虽不曾弟子三千，放言高论去培育英才，也从未因夸夸其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朋友相聚，穷吹乱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大小话题，资为谈助，却是此生一乐。例如登山涉水，或曰旅游，有所见闻，就喜欢吹上几句给朋友解闷儿；又如前辈风流，后生可畏，接触之际，景仰咨嗟，便也顺口雌黄，品评人物；有时谈书说艺，冒充风雅；有时评点古人往史，嗟叹一番；有时怀念朋友，说些八卦事儿；有时因事感怀，又不免胡说八道……总之，我爱聊天。聊天不但可以解闷、可以开怀、可以交心、可以增感情、可以生智慧、可以悟人生，而且朋友聊天，对青少年可以种爱情、长知识，对老头老太太，可以避免老年痴呆症。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一种沟通工具，猫、狗、耗子都会用声音表达感情，全人类一旦失去语言，就像地球失去太阳一样，很难想象其后果。但是说话聊天，古人就有“谈何容易”的感慨：“不有学也，不足谈，不有识也，不能谈，不有胆也，不敢谈，不有牢骚郁积于中而无路发摅也，亦不欲谈……”这是明代作家冯梦龙要写他的大作《谈概》时，朋友

对他的警告。冯梦龙却说：此言不对，八哥学人说话，即便不像，自己也开心。（原文是：“不然。子不见乎鶲鶯乎？学语不成，亦足自娱……”以上均见《谈概叙》）对于聊天，我同意冯梦龙的态度。

平日爱耍笔头，或尊宿长者，旧雨新知，言谈之际，心有所得；或舟车所历，奇景异俗，胡说之余，略抒胸臆；或读些脏唐臭汉史事，自己以为有趣，听者或觉无意思的，也都留在小本子上，心想“聊以自娱”，谁知写来极少翻阅。如此穷年屡月，堆积渐多，其中邻居拿去烤火，红卫兵收去作证等等，丢失任它，于我心无蹙蹙焉。

不全是为了害怕《七杀碑》中的“天报”，只因年老神衰，闭门谢客，不做点无益之事，无法遣有涯之生。于是把一大堆残留的、零乱芜杂的旧纸废刊，胡乱整理一下，大致分为八类，承三联书店整理编排，分册出版，读者忙中有暇，偶一翻阅，借以休闲，或可以当做见面聊天而已。是为序。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 写于安晚寄庐

要嘴皮

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传达，交换思想行为的一种重要活动，在北京土话，叫做“耍嘴皮子”，或曰“砍大山”（也称“侃大山”），南方俗语叫“打牙骹”。

古代就有耍嘴皮的知名之士：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中国的苏秦、张仪以及孟轲、荀卿等游说之士，他们都是靠耍嘴皮吃饭的。

另外一种耍嘴皮专业人士，是宫廷里的所谓“弄臣”，专门给皇帝说笑逗乐的，如齐国的淳于髡，汉代的东方朔，唐朝黄幡绰、敬新磨之类。

社会越发展，耍嘴皮的作用越大，界别的种类越多：议员、律师、传媒、相声演员、公关经理、外交人士、地产经理

人……代替了较早的媒婆、街头卖药的等等。

耍嘴皮的首要条件是口齿伶俐，凭三寸不烂之舌去创造事业、打下江山。他（她）们需要知识、风度、语言艺术和针对不同对象要不同对待的本领等等。有的人三言两语，就胜过你万语千言。有许多男女的爱情结合，也是靠耍嘴皮“耍”出来的，谁也不愿意选择木头做终身伴侣。当然花言巧语、乱吹一通，嘴皮耍过了头，未必有好结果。

政治上也一样，人们讨厌某些官僚，就是因为他的嘴皮子，不但言语无味，并且言过其实，专门说谎。

出来混世，千万不可忽视嘴皮子的艺术，但一味花言巧语，终究是骗不了人的。

裸

衣服这种财产，上古很珍稀，仅供酋长享用，埃及、希腊，大概还有中国，都是这个样子（十七世纪非洲黑奴在北美还是裸体）。

地中海沿岸气候温暖，衣服主要是权威的标志，没有太多使用价值，所以人们还有心思去欣赏人体美。黄河流域则不然，没有衣服会冻死，衣服为人所必争，统治者乃赋予意识形态，为其占有财产提供理由。东西文化遂从此走上不同道路。

容许笔者这一猜想，就可以明白，中国人为什么害怕裸体。衣服既表示高贵、尊荣和权势，无衣就表示低贱卑下。裸体很早就成为中国刑罚的形式。施肉刑和砍头，例先剥去犯人衣服，就是申明：褫夺其人权（西方上断头台便无这道精神手

续），最惨烈的是刁刘氏赤体骑木驴押赴刑场凌迟处死。古代百戏艺人赤膊献艺，除了技术原因（如过去中国武术，现在西方拳击），沿有自示身份微贱的意识形态含义。卖艺人和京戏武行赤膊跌打翻扑的传统，是对古代百戏的直接承继。对比西方，从餐厅侍者、魔术师到音乐指挥着大礼服事人，可以发现，通过衣服表示鄙视，有多么不同的形式。廉颇裸裎负荆，纯属意识形态需要。曹操贬祢衡为鼓吏，命赤体击鼓娱宾，更是惩治异己的明白信号。当年谭鑫培老板进宫，给老佛爷唱“骂曹”，照老例赤膊供奉，老佛爷的神经还不那么衰弱。

封建伦理说教，不过是一种后加的卫道包装，掩盖裸观念的意识形态本质而已。至于统治者男盗女娼，那就对不起，叫做“礼不下庶人”。

打屁股

打屁股，古书上谓之“杖臀”。古代笞刑，即“打板子”。《包青天》剧集中，“来人呀”之后，喝令“打五十大板”，于是此人之尊臀为之皮开肉绽，裤上涂了红墨水，这是自古以来的一种东方刑罚。

古代的笞刑是用木板或藤条，把受刑者按在地下趴着，然后一记一记向受刑者抽打。这种刑罚流弊甚多，有用刑者受了贿，被刑者在受刑之际，毫无痛苦者，因用枕头护之。甚至刑室之内，亦可出钱雇人“代受杖”，这受刑人的屁股于是安全无损。古代的这种杖臀惩罚，不但官府用，宗祠族长审理本族“不肖子孙”时用，豪绅地主教训家人奴婢或长工时也用。“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只要拥有特权，不属于“私设公堂”



之类也。

打屁股，为传统的国粹之一。历数千年，见怪不怪。

自从那年新加坡警局用打屁股刑处分了一个美国小鬼之后，美国舆论哗然，上纲上线到人权问题。这又是不同国家民族对人权不同解释的又一例。

或曰：“新加坡也以孔孟之道治国”，《论语》曾提到孔子对原壤“以杖叩其胫”，新加坡只改“胫”为“臀”，打上去伤皮不伤骨，亦可谓尊重人权以至矣。

“五四”时代一位作家说过：“上等人的屁股，生出来是坐轿、坐金交椅、坐龙廷的；下等人的屁股，生出来不过是供我打而已。”这又是美国不了解的东方文化特点。